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

汪景寿选集

汪景寿 著 计璧瑞 选编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

汪景寿选集

汪景寿 著 计璧瑞 选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汪景寿选集 / 汪景寿著；
计璧瑞选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10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1辑）
ISBN 978-7-5360-6611-3

I. ①台… II. ①汪… ②计… III. ①中国文学—文
学研究—台湾省—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113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625
字 数 260,000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 编 王列耀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列耀 刘 俊 朱双一 李凤亮

张福贵 陆卓宁 杨际岚 曹惠民

黄万华 詹秀敏 黎湘萍

出版说明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流播，也就伴随有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绽放奇葩，并由此构成一道趋异与共生的独特风景线。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疑为我们寻找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世界性坐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老中青学人，回应历经沧桑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孜孜矻矻地进行了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观察与探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汇集这一学科领域的创获，为了增进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加强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为了给予持续发展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学理与学术的有力支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花城出版社联手合作，决定编辑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这套“文库”，计划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出版约 50 种系列图书。

“文库”拟分为四个系列：自选集系列、编选集系列、优秀专著系列，博士论文系列。分辑出版，每辑推出 8 至 10 种。其中包括：自选集——当代著名学者选集，入选学者的代表作；编选集——已故学人的精选集，由编委会整理集纳其主要研究成果辑录成册；优秀专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专著，由编委会评选推出；博士论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由编委会遴选胜出。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将以系统性、权威性的编选形式，成就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典。其意义，一是展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学术成果；二是抢救已故学人的研究力作；三是弥补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缺，以新视界做出新的开拓；四是凸显典藏性，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

“文库”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并选用了前贤及今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众多方家深表谢忱。由于时间仓促，遗珠之憾和疏漏错差定然不免，尚祈广大读者多加赐教。

花城出版社
2012年10月

编者感言

计璧瑞

汪景寿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至今，每当我面对台湾及台湾文学、触摸他所转赠的台湾文学原版书籍和资料的时候，还会不由得想起引导我走进台湾文学之门的这位前辈。作为后学，其实我没有资格在此对自己的师长做出哪怕是最简单的描述，但是汪先生的辞世是如此干净彻底，亲朋故旧早已星散，所有的一切都已在生前由他亲自做出了妥善的安排，甚至著作权继承人也无从寻觅。除了他留下的著作和研究资料，其余的一切都已定格，甚至不复存在。因此，我感到有义务就先生的研究成就做出整理和简要说明，以重拾和保存渐渐远去的记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的出版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让我们有幸重温这位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早期的重要人物；我个人也有了一次缅怀前辈风范的机会。

1981年，国门初开，汪先生应邀赴美讲学，有缘结识了一些台湾作家和学者，阅读到台湾文学的相关资料，随即萌生了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念头。刚好同在美国的汪先生同事、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授叶蜚声先生也建议他不妨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台湾文学，这与汪先生的设想完全吻合，于是说做就做。访美的一年间，汪先生走访作家、收集资料、购买书籍，至今，那些贴着旧金山东风书店标签的台湾版书仍与众多的后来者静静地等待着一次次被阅读；而这些行动的成果就展示在1984年初出版的《台湾小说作家论》和两年后的《台湾短篇

小说选讲》中。当时，距台湾文学最初引介到大陆的时间并不长，汪先生的论述可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初期的代表性成果，称他为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是恰如其分的。

其实汪先生一直从事中国曲艺艺术的研究，出版了众多的相关著作，如《中国相声史》、《中国曲艺艺术论》等专著，均为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为总结中国传统民间说唱艺术经验、发掘其文化意义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涉足台湾文学研究，也显示出他敏锐的学术感觉和踏实的治学风格，他领悟到两岸交流的大势所趋，也意识到当时台湾文学研究还未真正展开，面对的是一片陌生的领域，万事开头难。所以他决定从具体文本出发，从一个个作家谈起，先让学生和读者从单篇作品入手去认识台湾和台湾文学，再展开综合性论述。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十余年，直至90年代中期汪先生重新将全部精力投入中国曲艺艺术研究为止。

收入这本选集中的文字，就是这十余年工作中的代表性论述，共分为三部分，一是总论，以综合性论述为主，探讨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白话新诗的发展、台湾文学史分期等诸多问题；二是作家论，选择台湾新文学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赖和、钟理和、林海音、於梨华、白先勇、黄春明等，就其思想艺术成就做出深入分析；三是作品论，同样选取了在台湾新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短篇小说，如《送报夫》、《将军族》和当时崭露头角的重要篇目，如《鸡翎图》等，其对象选择和分析角度都颇具匠心。

大陆的台湾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水准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切成就都建立在先行者奠定的基础之上，没有他们的筚路蓝缕，就没有今天的花繁叶茂。

在此，谨向汪先生及台湾文学研究的前辈们致敬。

目 录

编者感言 / 计璧瑞 1

第一辑 总 论

略论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 3

台湾白话诗的崛起 27

台湾文学历史分期刍议 34

抽刀断水水更流

——略论大陆三十年代文学对台湾文学的影响 47

纵观台湾文学 57

台湾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

——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 62

第二辑 作家论

赖 和 69

钟理和 91

林海音 116

於梨华 143

白先勇	170
黄春明	206

第三辑 作品论

漫话杨逵的《送报夫》	239
“同是天涯沦落人”	
——陈映真《将军族》读后	250
别开生面的《嫁妆一牛车》	259
乡土风情、异闻传说的画图	
——李永平《归来》读后	268
别具一格的“怀乡篇”	
——读张大春《鸡翎图》	276
镂金刻玉 幽趣纤妙	
——论杜国清诗的意象	284
汪景寿学术年表	298

第一辑 总 论



略论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

从新文学运动说起

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以《台湾青年》创刊为标志。不论其历史背景、发展过程，还是代表人物、创作成果，都鲜明地反映着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

新文学运动发端之日，台湾跟祖国大陆一样，正处于灾难的年代、动乱的年代、觉醒的年代。十六世纪以来，外国侵略势力开始染指台湾，台湾门户逐渐对外开放。随着掠夺性贸易的发展，外来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反侵略的英勇斗争前仆后继，从未停息。明朝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边陲宝岛的力量，大量移民。从1661年到1811年的150年里，台湾人口由10万人增至200万以上，骤增20倍。除了自然增长以外，绝大部分是大陆移民。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结合，逐渐形成带有台湾色彩的中国文化。1895年，日本强占台湾，推行同化政策，禁汉文而倡日文，致使台湾文化岌岌可危，文化的“危机感”和“饥饿感”笼罩着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痛感于此，在早期新文学运动的喉舌《台湾青年》上连续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张我军）、《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张我军）、《智识饥荒和救济方法》（冰瑤）等文章，认为“台湾的文学界，好像冬天的枯木，好像荒野中的墟墓，好像沙漠中

的石头堆”。^①

应当强调，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前，台湾文学并非一片空白。如果一笔抹煞，同样有割断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之嫌。当时的文学形式主要有旧诗词、旧小说以及民间歌谣故事等。且以旧诗词为例略作说明。

台湾的旧诗词源于大陆的诗词。到了日据时代，逐渐沦为少数文人无病呻吟的唱和之作。流弊虽多，却也并非一无可取。连批判旧诗词最为激烈的张我军也不得不承认它有“美点”：1. 养成文学的趣味；2. 磨炼表现的功夫。这无疑着眼于民族传统的继承。

吴浊流回顾他参加的拥有 140 多个成员的苗栗诗社时说：“与他们往来之后，才知旧读书人另有一个社会观。他们都不服日本人统治，但表面上不敢露出来，行为多异常人。”^② 这个诗社里的刘云石老先生就是“多异常人”的一个。“不惧权威，保持人格，不为名利，超然有独鹤之感。”御用绅士汤秀才充当公馆区长，刘云石写了对联，公然贴在他家大厅之上：

清国秀才恰似过时月历
公馆区长犹如再嫁新娘

因参加苗栗抗日运动而被捕判刑的诗人吴颂贤（雅斋）曾赋诗抒怀：

别也忧兮归也忧，
人生悲苦莫如囚。

① 蔡孝乾：《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引自《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423页。

② 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引自《吴浊流作品集——卷⑤》第41页。

当年事业成灰烬，
此日雄心付水流。
有志替民谋福利，
无颜故里话良俦。
几时重到中华地，
了却今朝满面羞。

这些诗词里洋溢着的感情和骨气，正是我国诗词人民性的优秀传统的鲜明体现。

台湾新文学运动步“五四运动”之后尘，决非时间上的巧合。它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启示，也以普及白话文为旗帜。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黄朝琴《汉文改革论》是人们公认的启蒙之作。黄呈聪在文章里特别强调“到过中国”才受到启示：“回想我们台湾的文化，到如今犹迟迟没有活动，也没有进步的现象，原因是在哪儿呢？我要回答说，是在我们的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的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①那么，出路何在呢？他的回答很明确，普及白话文。据他考察，“自从唐以来，没有一代没有白话的著作。”“我们是中国民族的系统，读过了这种的白话文也是久了”，“不如再加多少的功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那就不但我们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地方，就是有心到中国不论做什么事也是很方便，大家若是这样想，就我们的台湾虽是孤岛，也有了大陆的气概了！”^②可见，白话文不是什么外来之物，而是自古以来就在台湾生

①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引自《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6页。

②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引自《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15页。

了根的。普及白话文，乃是顺理成章的事。黄朝琴则以幽默而又夸张的语调描绘了文言文的悲观景象，把这种只有少数人懂的文字称为“罪过”，并且呼吁：“不论何国的文字，切不可使为少数人的私有物，必要做一般民众公用的物品。就说汉文罢，亦不是我们少数人的滋养料（营养品），一般民众亦不可缺少这样保全精神生命的白米饭，所以我们应该分出一半的精力和时间，把难解的汉学，做成一个大面包，让多数的同胞，不分彼此的同来享受他的滋味，这才是有福大家享，天下得太平。”^① 他不仅鼓动别人，还从自我做起：“自费宣传，且带有种种的参考书。”“实行方法有数款，第一就是在东京数年，对同胞不肯写日本文。第二我的写信从今以后全部用白话文，不拘古法，不怕人笑。第三就是时常用白话发表我的议论。第四就是愿当白话文讲习会的教员。”他还大声疾呼：“社会兴亡，匹夫有责”，“可敬的兄弟，快起运动，快起运动！”^② 当时台湾的白话文普及，从内容到方法，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如果把它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缩影，真是再恰当也不过了。

普及白话文是新文学运动的序曲，不久就深入到文学运动的各个方面。这一运动的先驱者是一批热衷于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到过日本，除极少数沦为日本统治阶级的附庸工具外，大多数入学外国人之学以御外，承受席卷世界的自由解放的潮流，转过来反抗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和统治。早期新文学运动的刊物，如《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均在日本东京出刊而又经常遭到查禁，就是明证。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来大陆，承受“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潮的影响，与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汇合一起，以文学为武器，投入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强烈地反抗外来侵略和维护民族传

① 黄朝琴：《汉文改革论》，引自《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23页。

② 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引自《日据下台湾新文学明集5》第35页。

统，这是他们的突出特色。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一文里说：“当初的民族文学，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时也有连带反抗它的资本主义侵略——代表性作家如杨逵，据说他的两位公子一名反帝，一名反资，真是彻底而现身说法。”^①

张我军和赖和都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他们的生活道路和文学业绩也体现着台湾文学的民族传统。

自称旧文学“清道夫”的张我军，1902年生于台湾，早年进入私塾习学汉文，19岁到厦门新高银行鼓浪屿支行服务，接受祖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成为一生的转折点，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念书，投身新文学运动。从1924年4月2日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开始，陆续写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揭破闷葫芦》、《文学革命以来》、《随感录》、《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多篇文章，激烈地攻击当时迷漫台湾文坛的旧诗词，引起一场新旧文学的大论战，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确实起了“清道”的作用。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里说：“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是他多次强调过的，事实正是如此。在这篇具有纲领性的文字里，引证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的“八不主义”，结合台湾文坛的情况，逐一加以发挥阐述。在他看来，台湾新文学运动必须以中国新文化运动为师表，才有真正的出路。他说：“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②

① 朱西宁：《回归何处？如何回归》，引自《乡土文学讨论集》第213页。

② 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引自《张我军文集》第15页。